

# 宋代魚籃觀音之信仰概況（上）

陳昭伶

觀音菩薩為攝化衆生而示現三十三種形象，法華經普門品及其他諸種感應傳、持驗記常述之，民間亦流傳此類圖像，較著名有清代卓峰之觀音應化圖三十三幅（現藏於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宋代禪僧的觀音像贊約有一百廿首，而述及魚籃觀音竟有二十七首，占近四分之一，由此可見禪僧們獨厚此形象之觀音，因此本文特別探討其發展脈絡，以窺宋代魚籃觀音之信仰概況。

魚籃觀音為漢傳佛教經素所熟悉，然觀音菩薩究竟與魚、魚籃有何關係？這個問題通常都被疏忽，其實，魚與魚籃出現在觀音像中有其象徵意義。普拉塔帕帝亞·帕（Pratapaditya Pal）曾就一件創作於西元一百年前的印度、手持兩條魚的紅陶女神像評論說：「魚是代表富足、多產的古印度象徵，而『一對』則被認為是婚姻幸福的吉利象徵」，所以觀音提著魚籃的圖像，亦當是把魚當作富足、多產這兩種象徵的意味。

對中國人來說，魚（特別是觀音最常賣的鯉魚）意味著好運，有所謂「鯉魚躍龍門」之說，鯉魚象徵剛

強雄壯與具有變化能力，在長江逆流而上後，就會變成一條龍。觀音提著魚籃的另一個象徵意義，又可從「魚籃」與「孟蘭盆」相近的同音字來解釋，如Stephen F. Jetser提出：「魚籃代表的不是裝魚的籃子，而是指裝甘露與油煎圈餅的籃子。」<sup>1</sup>另外，觀音也與目連一樣扮演拯救地獄衆生的角色，因此魚籃觀音就與「孟蘭盆」有了關連<sup>2</sup>。

此外，佛教有一個重要的法器為「木魚」，魚因晝夜未嘗合目，以其象徵若欲修行，即必需如魚晝夜忘寐，恒常精進。<sup>3</sup>

魚籃觀音豐富內涵，是受到宋代禪僧們青睞的主因之一，所題的魚籃觀音畫贊也較觀音其他形象為多，初步統計如下：

編號	禪僧	詩作
一	北礪居簡（一一六四～一二四六）	常思惟大士贊、馬郎婦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二	三
石田法薰(一二七一) 〵一二四五	無準師範(一二七七) 〵一二四九	大川普濟(一二七九) 〵一二五三	虛堂智愚(一二八五) 〵一二六九	偃溪廣聞(一二八九) 〵一二六三	佛海心月(〵〵) 一二五四	西巖了惠(一二九八) 〵一二六二	虛舟普度(一二九九) 〵一二八〇	介石智明(〵〵〵)	慈雲大觀(一二〇一) 〵一二六八	環溪惟一(一二〇二) 〵一二八一
馬郎婦贊	漁婦觀音贊二首	馬郎婦贊	魚籃贊、金沙贊	魚籃相贊	魚婦贊、馬郎婦贊、 馬郎婦贊	海眼光贊、馬郎婦贊	馬郎婦贊	魚籃觀音贊	馬郎婦贊	馬郎婦贊、魚籃贊

三	四	五	六	七
絕岸可湘(一二〇六) 〵一二九〇	劍關子益(〵〵) 一二六七	雪巖祖欽(一二二六) 〵一二八七	兀庵普寧(〵〵) 一二七六	希叟紹曇(〵〵) 一二九七
馬郎婦贊	啞子觀音贊	魚籃婦贊二首、馬郎 婦	魚婦音贊	魚籃婦贊、魚婦觀音 贊

十七位禪師共題廿七首魚籃觀音畫贊，由詩題可見禪僧將魚籃觀音稱為馬郎婦、漁婦觀音、魚籃婦、魚籃觀音，漁婦觀音、魚籃婦皆為魚籃觀音，詩作內容也分為魚籃觀音和馬郎婦觀音兩大類，魚籃觀音贊有十六首，馬郎婦觀音有十一首；其中北磻居簡、佛海心月、西巖了惠、環溪惟一和雪巖祖欽等五位禪僧，同時有魚籃觀音和馬郎婦之畫贊，這兩類詩句的觀音形象似乎壁壘分明；而在漢傳佛教中普遍認為魚籃觀音即馬郎婦觀音，但由觀音畫贊可知禪僧似乎不認為魚籃觀音即為馬郎婦觀音，如環溪惟一的〈馬郎婦贊〉、〈魚籃贊〉：

雲開天竺，月照金沙。心心妙法，念念蓮

華。未必將身許馬家。<sup>4</sup>

鰕喇籃中活錦鱗，風前提起不辭頻。幾回繞盡長沙市，賣與買人無買人。<sup>5</sup>

在十一首馬郎婦觀音詩作中經常出現馬郎、金沙、妙法蓮華經、金鎖等詞，而在魚籃觀音贊中甚少出現這幾個詞；在十六首魚籃觀音詩作中經常出現籃、魚、市、鈎等字，而在馬郎婦甚少出現這幾個字。由此可知禪僧大多不認為魚籃觀音即為馬郎婦觀音，因此以下將進一步探求魚籃觀音傳說之源頭。

## 延州婦女的傳說

魚籃觀音是三十三觀音中比較著名的傳說故事之一，在佛經中找不到她的名字，但她的傳說被明確敘述發生在中國某些地方，因此魚籃觀音可說源自於漢傳佛教。

根據日學者澤田瑞穗〈魚籃觀音的傳說〉一文的考據，延州婦女與馬郎婦、魚籃觀音出現的時序如下：延州婦女（載《續玄怪錄》收於《太平廣記》一〇一卷）→馬郎婦（載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二二）→魚籃觀音（載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五一）。「延州婦人」故事可主要參考《太平廣記》和《海

錄碎事》，其事蹟如下：

唐代有位年約廿四歲的「延州婦人」，皮膚白晰，頗有姿色。年輕男子上門求歡，她都不曾推辭，但只要與她發生關係的男子，都能解脫色欲纏縛。過了幾年，此位女子往生了，因為她沒有家人，當地人就將她的屍首埋葬在道路旁。

唐代宗大曆年間（七六六—七七九），忽然有位胡僧從西域來，見到此墓就盤腿而坐，虔敬行禮焚香，繞著此墓一再讚歎。經過了幾天，村民看到胡僧如此禮敬此墓，就說：「這是一位人盡可夫的淫蕩女子，因為沒有家屬，所以草草埋葬在此路旁，和尚何必如此禮敬她呢？」

胡僧回答：「這不是你們所能了解的情形，她其實是一位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的大聖者，她的遺骨會串集如鎖鏈，如果你們不相信可以立即開棺檢驗。」

村民立即挖開此墓，檢視此女子的遺骸，果如和尚所言竟鎖鍊般串連。延州百姓皆感到不可思議，於是共同舉行誦經祈福法會，也建塔恭敬禮拜<sup>6</sup>。

「延州婦人」的奇特行為，對重視倫理道德的中國人來說，的確足以稱為玄怪，若無後來胡僧的點化，只不過是延州地區一位縱欲的淫蕩女子。「施一切人淫，

凡與交者，永絕其淫」<sup>7</sup>，可說是「以欲勾牽，令入佛智」，即為佛教「以欲離欲」的方便法及「隨其欲樂而為現身」的菩薩行。

「延州婦人」以「性」做為善巧方便，並非史無前例，在許多顯密的大乘經典都有相關的資料佐證，如《華嚴經》第卅九品〈入法界品〉中，婆須蜜多女告訴善財童子，若有男子欲火纏身，登門求歡，她就善巧開導，令對方解脫情欲束縛。她不起分別心，凡有所求，悉令滿足，藉此使他們離欲。

此「延州婦人」的故事被學界認為是馬郎婦故事的原型。

## 馬郎婦的傳說

「延州婦人」傳說比馬郎婦傳說早幾十年，在南宋初年編纂的《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和《法華經顯應錄》中，有馬郎婦故事的完整型態。《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二十二唐元和十二年（八一七年）記載如下：

唐代佛教盛行，而陝西東部的百姓喜好打獵，逞凶鬥狠，不喜聽聞佛法。有位年輕貌美的女子來到此地，由於容貌姿態優雅不凡，因此很多男子對她展開熱烈追求，她向仰慕者表達自己不喜愛世俗金銀財寶，若有聰明賢善男子能夠一夜背誦《普門品》，願意以身相許。

第二天早上，有二十多人能熟背《普門品》。女子聲稱自己家世貞潔，無法嫁給這麼多人，所以請大家再背誦《金剛經》，若能一夜熟記背誦，將履行約定。第三天早晨，有十多人能熟背《金剛經》，女子再取出《法華經》七軸，約定三日內熟記此經，願意嫁給他。這次只有馬郎一人通過考驗，女子請馬郎依禮俗籌備婚事。

馬家依照禮俗迎娶美嬌娘，女子迎娶至家中，一進門就表示身體不適，請求馬家另闢靜室讓她休息，不料前來道喜的賓客尚未離開，女子竟然就猝逝，屍首也立即腐爛，只好無奈匆匆下葬。

幾天後，有位身著紫色僧服老和尚自稱是該女子親戚，請馬郎帶他至墳前，老和尚以錫杖開棺，女子屍首血肉早已分解，只剩一條金鍊串連著的骸骨。老和尚以淨水洗滌骸骨，繫在錫杖上，告訴圍觀的群眾說：「這位女子是位聖者，為了解救你們脫離惡業，而方便示現。」說完忽然騰空而去，從此陝西東部的百姓很多信仰佛教者，都是由此女子所度化。<sup>8</sup>

這篇記載結構完整，先說明婦人出現在陝右的原因，婦人以熟背《普門品》、《金剛經》、《法華經》者為婚配的對象，並說明自己家世貞潔，且需媒妁聘禮方可出嫁；這段情節與「延州婦人」相較，相當符合重視



禮教的儒家精神。整體來看，這可謂是一則相當成功的宣教作品，不僅內容精彩，又能含蘊教理，部分以幻化、戲劇性的情節，頗能吸引一般民眾。

僧人在點化眾人時，僅言婦人是聖者，並未特別指名是何菩薩。此故事並未明言此女是觀音化身，也沒有提到魚籃，甚至沒有交待發生感應事跡的確切地名。在南宋以闡揚天台思想為主的佛教史籍《佛祖統紀》卷四十一云：「此普賢聖者」，卷五十三又云：「馬郎婦，憲宗元和普賢化身。」<sup>9</sup>而元代覺岸《釋氏稽古略》卷三則云：「馬郎婦，觀世音也。」<sup>10</sup>可知在宋代馬郎婦並未完全被指名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不過故事中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與觀音能現婦女身的女性造型，實提供世人較多的聯想。

在馬郎婦故事中並未提到魚籃，魚籃與整個故事的發展似乎無關，後世為何又稱她作魚籃觀音？以下將進一步探尋魚籃觀音的起源。

### 註：

1. 參見于君方著，釋自衍譯，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svara，《香光莊嚴》第六十一期，頁八十二—八十三。
2.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五，〈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也提到民間有將魚籃觀音附會孟蘭盆的傳說。參見俞正燮《癸巳類稿》，三編，《安徽叢書》第八函，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年，頁十九。

3. 參見《敕修百丈清規》卷九法器章：「相傳云：魚晝夜常醒，刻木象形擊之，所以警昏惰也。」（《大正藏》冊四十八，頁一一五六上）

4. 《全宋詩》冊六二，頁三九〇—一八。

5. 《全宋詩》冊六二，頁三九〇—一八。

6. 「延州婦人」故事參見以下兩個版本：(1)李昉撰，《太平廣記》一〇一卷（下注出自續玄怪錄），頁五四五。(2)宋代葉廷珪編，《海錄碎事》卷十三（上），〈馬郎婦〉，《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九二一冊，子部二二七、類書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二年，頁六四五。

7. 宋代葉廷珪編，《海錄碎事》卷十三（上），〈馬郎婦〉，頁六四五。

8. 釋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二十二，《卅續藏經》，第一三〇冊，頁三二〇。

9. 《佛祖統紀》卷四十一為元和四年，《大正藏》冊四十九，頁三八〇。

10. 見《大正藏》冊四十九，頁八三三。